

## ※ 書目文獻 ※

# 《黃楊集》版本考述

趙承中\*

## 前 言

《黃楊集》六卷，元華幼武撰。華幼武字彥清，號栖碧，常州路無錫州人，世居梅里鄉之隆亭，隨曾祖父遷堠陽。華氏為無錫著姓，先祖華寶，東晉義熙末，其父豪將戍長安，謂寶曰：「須我還，當為汝上頭。」<sup>1</sup>後城陷。華寶奉父之言，終老未冠婚，以孝行聞天下。《南齊書》卷五十二、《南史》卷七十三有傳。父鉉，又名也先，一作野仙，字子舉，仕元由宿衛授都功德使司都事，謝病歸，歿年二十六。吳郡陳謙撰行述，義烏黃潛銘其墓<sup>2</sup>。母陳氏名明淑（元至元二十二年，1285—至正十八年，1358），撫孤持家，矢志守節，獲旌表。明吳縣俞貞木撰有墓志銘<sup>3</sup>，邑志入〈列女傳〉。華幼武生元大德十一年（1307）十月初六日，卒明洪武八年（1375）正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九。俞貞木撰〈栖碧處士墳志銘〉<sup>4</sup>，清康熙《常州府志》；明弘治、萬曆、清康熙、乾隆《無錫縣志》；嘉慶、光緒《無錫金匱縣志》均有傳。

### 一

華幼武經歷了元代中期的承平和元末的戰亂。他早年基本上是在家鄉度過的。

\* 趙承中，江蘇無錫歷史文獻館顧問。

<sup>1</sup> 〔清〕秦緗業：〈孝友〉，《無錫金匱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清光緒七年刻本），卷24，頁389。

<sup>2</sup> 俱見〔清〕華堂：《華氏通四堠陽晴雲支宗譜》（1915年存裕堂木活字本），卷首下。

<sup>3</sup> 同前註。

<sup>4</sup> 〔元〕華幼武撰：《栖碧先生黃楊集·附錄》，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影印明萬曆四十六年華五倫刻本），第23冊，頁225-227。

當時社會相對安定，他原本家道殷實，紹繼先業後，又勤於治生，蓄積益厚。但他雅志恬淡，不尚奢靡，無意於仕進，元丞相周伯琦等屢薦之，皆不就。事母至孝，構貞節堂奉娛頤養；另構春草軒<sup>5</sup>，取唐人孟郊〈遊子吟〉「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詩意，以示不忘撫育之恩。為人敦厚和易，敬親睦族，尊賢禮友，樂善多施，一以仁恕為歸。

中年時期反元義兵紛起，時局動蕩。至正十三年(1353)四十七歲那年，他遭遇家難，老宅在一場突發的大火中化為灰燼，驟然間從一個錦衣玉食的富豪淪為一個居無定所的寓公，輾轉於常州、蘇州、常熟、吳江之金涇、長洲之周莊等地，間關羈旅，野行舟宿，飽嘗顛沛流離之苦。十年後的中秋，他一度回到梅里草堂廢墟，做短暫的逗留。至明王朝定鼎南京，江南富民類多遷往濠州落戶，「相傳〈上徐相國〉武寧王一首，得免於難」<sup>6</sup>。他重返故里後，因舊址荒圯，命諸子擇地另營新第，未及竣工而逝。

華幼武喜讀書，工翰墨，尤好吟詠，老而彌篤。後至元初，延聘谷陽陳子貞方坐館課子，相與論詩，晨夕推敲，遂為師友交。嘗手注杜甫詩，凡章句起結、景物意象，莫不詳辨，能得其大要，聲名日隆。一時之名賢如張雨、王逢、倪雲林、張著、張翥、黃潛、鄭元祐、楊維禎、陳基、陳謙、俞貞木輩，多樂與相往還。有著述兩種，《杜詩評鈔》已佚，僅《黃楊集》傳世。

《黃楊集》之名係陳方所題。他在〈黃楊集序〉中述說了取名之由，云：

彥清愛詩甚篤，而莫於多事。予來此二年矣，見其錄成帙者，未肆然而為之

<sup>5</sup> 明俞貞木〈栖碧處士壙志銘〉云：「歲癸巳（至正十三年），家毀於火。處士適在郭，聞之，亟問母安否，即馳騎歸。見母無恙，心始釋然，他不問也。其後仍構貞節堂、春草軒以奉養。時母年已七十矣。」（見華幼武撰：《栖碧先生黃楊集》，頁2）把構貞節堂、春草軒之年代置於「歲癸巳，家毀於火」以後。舊題明朱存理撰《趙氏鐵網珊瑚》（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第815冊）卷九有〈無錫華氏貞節春草二卷〉，內收元人干文傳之〈貞節堂記〉，署「至正九年春正月望日」（頁536-537）；鄭元祐之〈貞節堂後記〉，署「至正九年春二月」（頁538-539）；張翥之〈春草軒記〉，署「至正七年立夏日」（頁541-542）；陳謙之〈春草軒詩序〉，署「至正七年三月廿一日」（頁542-543）等數文。張翥記云：「後至元二年，中書表其閭，有司因名之曰旌節里。嗚呼！天於貞賢之報，信必至此而後申之也。惟幼武每痛先人之早世，其嗣續幾絕，微夫人，將無以至於今休，迺構堂曰貞節，軒曰春草。堂則夫人居之，軒則幼武奉親之所周旋也。」足證貞節堂、春草軒實構於癸巳歲，即至正十三年以前，而非以後。

<sup>6</sup> [明]凌迪知：《萬姓統譜》卷105，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57冊，頁484-485。

也，因戲題其帙之端曰《黃楊集》。世傳黃楊之為木，遇閏歲則厄而不長。

彥清能不為閏所厄，則干霄聳壑，予將承其餘陰之下矣。<sup>7</sup>

在陳方看來，著者「莫於多事」，專注不夠；「未肆然而為之」，沒有放開。他以木喻人，把這些因素對著者詩藝精進所造成的不利影響，比作黃楊之「遇閏歲則厄而不長」。以「黃楊」命集，其意是希望著者能克服這些不利因素，「不為閏所厄」，不斷超越自己。這顯然是對著者的一種善意的勉勵。陳謙認同此名，但在〈續黃楊集序〉中辯解道：著者之詩「非漫焉而賦者也。彥清於伯仲間獨喜下筆，於人盡商訂。此其詩雖頗艱得，而稱量槩括，曲盡其所用心」，這並非是「未肆然而為之」，而恰恰是詩藝精進的必要功夫。由是仍喻之「黃楊」，云：

予獨謂，黃楊楊之族也。楊為木，喜近水發榮滋長，朝而尺，夕而尋，若易易然者。就其文理堅緻，膏液純足，充然固，龐然厚，自根株而條葉，一無所耗者，唯黃楊為然。使是木也，捨其質性之至充，而有慕於它楊之易茂，不幾乎持千金之璧以易瓦缶者之為哉？甚矣！茲木之退乎閏者，乃所以進乎閏也，名集《黃楊》固當。仍題以《黃楊續集》而歸之。<sup>8</sup>

通過將「楊之族」中「黃楊」與「它楊」之比較，他認為論木之優劣不在於其是否「易茂」，而在於其「質性」是否「至充」。「遇閏歲則厄而不長」看似是「黃楊」的不足處，卻也正是它的勝出處。陳謙從「以退為進」的積極層面加以詮釋，與陳方的原義已有所不同。而華幼武則在一首題為〈黃楊〉的詩中，用形象的語言，對二陳的題名做出回應，詩云：

只尺黃楊樹，娑娑枝幹重。葉深團翡翠，根淺踞虯龍。

歲歷風霜久，時霑雨露濃。未應逢閏厄，堅質比寒松。<sup>9</sup>

他乾脆改變了「黃楊」一名的內涵，由「質性」提升到「品格」，從而賦予此名以

<sup>7</sup> 華幼武：《黃楊集》（明洪武年間華棕韉手錄本）。《黃楊集》各版本皆有此序，而文字略異。如明洪武間華棕韉手錄本中「而莫於多事」之「莫」，他本皆作「奪」；「因喜題其帙之端」之「其帙之端」，他本皆作「其端」。他本之改動，雖較此本達意和簡約，但因此本係著者之子所抄，不僅年代早，也最接近於原獻，故引述此本。下同。

<sup>8</sup> 同前註。此本「一無所耗」之「耗」，他本皆作「散耗」；「仍題以《黃楊續集》」，明末山陰祁氏澹生堂藍格鈔本同此，而明隆慶二年刻本、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作「仍題《黃楊集》」。

<sup>9</sup> 此詩引自《黃楊集》（明末山陰祁氏澹生堂藍格鈔本），卷1，頁20a，其領聯對句「根淺踞虯龍」之「淺」，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作「古」。

全新的意義。

華幼武現存詩歌五十一篇、詞三首、文二通。詞皆應酬之作，文為祭文，無甚可取；惟其詩歌，不但數量較多，而且五七言絕句、律詩、排律、古風眾體兼備，代表他的創作成就。明代莫息的《錫山遺響》、俞憲的《盛明百家詩》、清代錢謙益的《列朝詩集》、朱彝尊的《明詩綜》、顧嗣立的《元詩選》初集、清聖祖玄燁裁定的《御選宋金元明四朝詩》、顧光旭的《梁溪詩鈔》、盧文弨的《常郡八邑藝文志》等都選收他的作品。後人稱他「以詩聞于時」<sup>10</sup>，並非諛詞。

## 二

《黃楊集》在明清兩代乃至民國，或是刊印，或是傳鈔，不絕如縷，有冠以字號者，但集名卻始終未變。現將所見和所知者，無論存佚，均略加考識，標舉如次。

(一) 明洪武間華恮韡手錄本，題《黃楊集》，與《續黃楊集》訂為一冊，不分卷。由華幼武十九世孫仲厚、叔和、季平昆仲共同收藏，原寄存在臺北故宮博物院，現已捐贈無錫博物院。恮韡（元至正元年，1341—明洪武三十年，1397），幼武仲子，字公愷，號貞固，明初以經明行修、孝廉、儒士數徵之，俱以疾辭，著有《慮得集》四卷附錄二卷。事蹟具浦江趙友同撰〈貞固處士傳〉和吳郡陳鎰撰〈貞固華先生墓表〉，俱見明華恮韡撰《慮得集》卷首。此本凡十九頁，無格，半頁十六行，每行十六字，書體清秀規正，校改墨迹亦清晰可見。間有殘損，如前集一首七古〈九日見菊〉闕此詩題，不相銜接；又如續集末端一首七律〈贈呂景方得子詩〉闕二十四字，應尚有下頁，似已非全璧。據部分詩題下所標之年月看，大體是按時間順序編排的，前集詩五十一篇，陳方作序；續集詩五十七篇，其中四篇為他人唱和之作，陳謙作序。後有明代弘治以來十八人之題識。長洲文壁識云：

無錫華順德示余《黃楊集》寫本，蓋其遠祖栖碧翁所為詩，翁之子貞固所手書也。前集五十篇，陳方子貞為敘，續集五十七篇，陳子平為敘。<sup>11</sup>

<sup>10</sup> [清] 秦瀛：〈孝友〉，《無錫金匱縣志》（清嘉慶十八年刻本），卷 24，頁 3a。

<sup>11</sup> 華幼武：《黃楊集》題識（華恮韡手錄本）。文壁之識謂手錄本「前集五十篇」，然我於校勘時詳覈其數，見前集有七絕〈霧中行二首〉，未分行繕寫，首尾相接續，故文壁漏計一篇。前集實五十一首，續集五十七首，總一〇八首，後如清代顧翊、華鴻模等人題識稱「為詩百有七」，其

清顧翊輒云：

元華栖碧先生《黃楊集》及《續集》，為序二，為詩百有七，鈔之凡十九楮，先生之子貞固公所書。<sup>12</sup>

華鴻模題識所記之頁數和篇數亦同。足見此本數百年間雖幾度易主，但至少仍保持著明弘治十七年(1504)文壁所見時的原貌。此本無疑是《黃楊集》最早的版本。而清華翼綸則認為尚有更早的元代刻本，云：

《黃楊集》若干卷，為九世祖栖碧公所著，始刻於元至正十一年，谷陽陳方、吳郡陳謙為之序。<sup>13</sup>

民國間辛幹先生沿用此語，亦云：

〔《黃楊集》〕初刻於元至正間，谷陽陳方、吳郡陳謙為之序。<sup>14</sup>

此說的唯一依據便是陳謙續集序所署的年分，並無其他旁證，所以只能將其看作是一種推測。

(二)明華悰輯，洪武二十年丁卯(1387)呂緯文刻本，題《黃楊集》，六卷。今佚。最先提及此本者是明人文壁，他在題記中寫道：「此詩洪武丁卯其門人呂緯文嘗刻入梓，俞貞木敘之，而呂亦自為之引。」但使他感到困惑的是：「無錫華順德示余《黃楊集》寫本……。此有二陳序而無俞、呂之文，蓋未刻前所錄。但刻本類分六卷，共五百餘篇，而此僅僅百餘篇，又是漫錄，豈選本耶？」<sup>15</sup>關於洪武本與手錄本之關係，華鴻模在手錄本的題跋中作出了解答，云：

考刊本始於洪武丁卯，時(貞固)公尚在，則此冊抄於丁卯前無疑，故有二陳敘而無呂、俞文。<sup>16</sup>

這就是說悰生前輯有兩種文本，一為其手錄之「寫本」，即華順德奉示文壁求取題識者；一為俞貞木〈黃楊集後序〉所云「(栖碧)翁既沒，其仲子公愷手編其遺

---

誤蓋本於此。

<sup>12</sup> 同前註。

<sup>13</sup> [清]華翼綸：〈續修《黃楊集》後跋〉，《栖碧先生黃楊集·附錄》(清嘉慶元年華宏源承先堂刻同治十三年華翼綸詒穀堂補刊本)，頁1a。

<sup>14</sup> 辛幹：《無錫藝文志長編·集部》(稿本，由筆者外孫黃甯一先生捐贈，今藏無錫歷史文獻館)，卷1，頁1b。

<sup>15</sup> 華幼武：《黃楊集》題識(華悰手錄本)。

<sup>16</sup> 同前註。

稿，示余，因俾其外孫楊繹重為繕寫，門人呂緯文鋟木而廣其傳<sup>17</sup>之洪武丁卯六卷本。兩者互不相干，文氏不明內情，誤把手錄本當作洪武丁卯刻本之底本，故生此疑端。此本公私藏目罕有著錄，僅見於清人邵懿辰撰、邵章續錄之《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與吳焯之《繡谷亭薰習錄》。前者在「《黃楊集》二卷」條下提到有「洪武丁卯刊本」<sup>18</sup>，未做任何描述，詳情無從考究；後者在卷二〈集部〉中則有「王乃昭手錄本校洪武丁卯刊本，微有不同」<sup>19</sup>之語。如此言不謬，則此本至清代前期尚存於世，只是見者寥寥而已。

(三) 明華守方輯，成化十八年壬寅(1482)序刊本，題《黃楊集》，六卷。守方(永樂五年，1407—成化二十三年，1487)，惊鞞曾孫，幼武玄孫，名方，字守方，號時葺，恩例壽官。事蹟具長洲吳寬撰〈冠帶處士時葺公傳〉<sup>20</sup>。此刻本已佚。今存明末山陰祁氏澹生堂鈔本，舊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後歸臺北故宮博物院，由此鈔本得以概見刻本之大略。鈔本為二冊，藍格，書口刻「淡生堂抄本」五字，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工楷書寫。按體分卷：卷一，五言絕句、五言律詩；卷二，五言排律、五言古風；卷三，七言絕句；卷四，七言律詩；卷五，七言律詩續、七言排律；卷六，七言古風、詩餘、祭文。共五〇九篇，實詩五〇四篇、詩餘三篇、文二篇。卷端有安福彭華、陳方、陳謙序三通，和六卷詩文之總目；卷末有俞貞木後序。卷內鈐有「澹生堂經籍記」、「山陰祁氏藏書之章」、「曠翁手識」、「澹生堂中儲經籍，主人手校無朝夕，讀之欣然忘飲食，典衣市書恒不給，後人但念阿翁癖，子孫益之守弗失。曠翁銘」、「苔上散人」、「包虎臣藏」、「包子莊秘笈印」等印記。彭華〈重刊《黃楊集》序〉稱：

〔幼武〕既沒，其仲子公愷收拾遺稿，僅得其半，門人呂緯文亟請鋟梓。歷歲既久，漸就湮訛。翁之玄孫守方旁搜徧購，又得若干篇，命三子炯、燧、焮考訂完補，重刻以傳。<sup>21</sup>

據此可以認定，此本乃華守方自輯而非洪武丁卯本之重刊。近人王重民先生撰寫

<sup>17</sup> [明] 華守方輯：《黃楊集》(明末澹生堂鈔本)，卷後，頁 117b。

<sup>18</sup> [清] 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年)，卷 17，頁 809。

<sup>19</sup> [清] 吳焯：《繡谷亭薰習錄》(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卷 2，頁 587。

<sup>20</sup> [清] 華文柏：《華氏山桂公支宗譜》(清同治十一年詒穀堂木活字本)，卷首，頁 18。

<sup>21</sup> 華守方輯：《黃楊集》，卷前，頁 1。



《中國善本書提要》時在北平圖書館曾親睹此書，並認為眉端之朱筆校字可能是傅增湘先生命校官校書所遺。另紙抄夾集中之〈奉題東湖泛月詩卷〉、〈秋江送別圖〉二題和〈九日見菊〉、〈憶昔〉兩首七言古詩，及明俞貞木〈栖碧先生壙志銘〉、元張翥〈春草軒記〉、元陳方〈栖碧軒記〉、劉衢〈題貞固春草第二軒〉、明呂緯文〈錄梓《黃楊集》引〉，筆迹與之相同，則亦出於校官之手。據傅增湘先生〈校淡生堂鈔本華彥清《黃楊集》跋〉所言，知其用以與澹生堂本對校者為清同治甲戌本，所抄補之詩文當錄自此本。又，上海圖書館藏有民國八年趙慰蒼抄澹生堂本《黃楊集》六卷，收入《趙氏壽華軒集部叢鈔》之六，書口有「壽華軒」三字，內有「壽華軒」、「慰蒼手鈔」、「味滄手校」印記。亦二冊，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不僅編次文字、行間字距，且連眉校、收藏印章悉依原本。另增設〈黃楊集補遺〉、〈黃楊集附錄〉二目，以分置補錄於另紙之詩二首和文五篇。

(四) 明華守方輯，弘治間華烈重刊本，題《黃楊集》，六卷。書目無載，華氏後人也從未說起。今僅見廣昌何喬新所撰〈重刊《黃楊集》序〉，曰：

錫山華先生彥清，在勝國時以詩名於吳中。所著《黃楊集》，門人呂緯文錄梓以傳。歲久譌且缺，其玄孫守方購得善本，正其譌，補其缺，重刊於家。然守方甚重斯集，不輕易傳諸人，雖子姓宗戚求摹印者，亦靳不予。守方之族弟烈，由進士擢建昌郡推官，以斯集傳之未廣，慮久而湮滅，乃捐俸重刊，以廣其傳。<sup>22</sup>

這篇序文未署年月，但為瞭解此本提供了一些重要信息。第一，此本係重刊而非新輯；重刊之原因是不滿於華守方對己之所刻過分珍愛，祕不示人，恐日久湮滅；重刊之底本當為華守方所輯之六卷本。第二，此本乃華烈捐俸所刻。第三，付梓時華烈在江西建昌府推官任上。華烈（景泰五年，1454—弘治十三年，1500），隴驛弟同驥曾孫，幼武玄孫，字武承，號東窗。〈譜傳〉載：

甲辰（成化二十年）登進士，除廣州府推官。丁外艱，服闋，補建昌府，決滯獄，悉輸其情，為巡按御史所獎異。滿三載績歸，途聞母喪，哀毀垂絕。服除，改杭州府，政聲視昔有加，……欽取南道御史。至京，以疾卒。<sup>23</sup>

成化共二十三年。按其履歷，華烈舉進士後，先是之廣州府推官任，接著便是丁外

<sup>22</sup> [明] 何喬新：《椒邱文集》卷9，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49冊，頁157-158。

<sup>23</sup> 華堂：《華氏通四堦陽晴雲支宗譜》，卷首下，頁175a。

艱，回家守制，二十七閱月而服闋，然後再赴京師候補，這一番奔忙，足夠耗費掉成化最後三年的光陰。待到建昌府署推官印時，則已當改元弘治，故而將此本的重刊年代定在弘治間，應該不成問題。

（五）明華察輯，隆慶二年戊辰（1568）華承業刻本，題《黃楊集鈔》，二卷。華察（弘治十年，1497—萬曆二年，1574），幼武七世孫，字子潛，號鴻山，嘉靖五年（1526）二甲進士，嘗賜一品服出使朝鮮，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掌南京翰林院事，著有《翰苑稿》、《留院稿》、《東行紀興》、《皇華集》、《碧山堂集》、《知退軒集》、《巖居稿》等，事蹟附〈王慎中傳〉<sup>24</sup>，王世貞撰有〈華公墓碑〉<sup>25</sup>。承業（正德九年，1514—隆慶四年，1570），華察兄華宇之子，字以勤，號少泉，太學生，上謁選曹，授南京鴻臚寺司賓署丞，事蹟見華察幼子叔陽撰〈從兄少泉君行狀〉<sup>26</sup>。此為選本，一冊，半頁八行，每行十六字，卷上收五言古詩、七言古詩三十一首；卷下收五言律詩、七言律詩、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九十七首，刀工精良，字體秀雅。卷端為陳方、陳謙二人集序和呂緯文引，卷末為俞貞木後序、華察〈重刻黃楊集後語〉。此本有「蕉林藏書」、「蒼巖山人書屋記」、「蒼巖子」、「觀其大略」等朱白文印記，應是清初收藏家梁清標家舊物；間為近代著名藏書家李盛鐸所得，故又有李氏手題之書名、題跋與「椒微藏」三字；今藏北京大學圖書館。編選此集的緣起，華察在後語中述之頗詳，云：

七世祖栖碧翁先生有遺稿，曰《黃楊集》若干卷，藏於家。其詳具載前後序中。……今按察使是堂俞公欲編輯《盛明百家詩》，上自縉紳，下至韋布，罔不蒐括。察乃於所藏集中，手錄諸體，凡百二十有八首，以備采擇，非敢有所可否其間也。第《百家詩》卷帙浩繁，一時未易就緒。茲本恐其久而散失，因屬兄子承業鋟梓以傳，蓋不敢沒先人之善云爾。<sup>27</sup>

可知此一百二十八首詩原是特意为「是堂俞公」編輯《盛明百家詩》時「采擇」而選的。是堂俞公名憲，字汝成，是堂為其號，又號岳率，無錫人，嘉靖十七年（1538）進士，歷官山東按察使。生正德三年（1508），卒隆慶六年（1572），著有《遼

<sup>24</sup> [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287，頁7368。

<sup>25</sup> [明]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97，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80冊，頁555-559。

<sup>26</sup> [明]華叔陽：《華禮部集》卷8，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50冊，頁60-64。

<sup>27</sup> [明]華察：《黃楊集鈔》（明隆慶二年華承業刻本），卷後，頁1。



海集》、《金陵集》、《蓬萊集》、《輦下集》、《說詩》等。他的《盛明百家詩》輯成於去世前一年，共兩編，前編一百五十三卷，後編一百五十卷。編入後編卷二之《華氏黃楊集》選有華幼武詩四十七首，釐為一卷，皆取自華察手錄之本，與《黃楊集鈔》同出一源。民國《續修江蘇通志·無錫徵訪類稿·藝文志》所載「明隆慶刊本，白棉紙精印」的「《黃楊集》一卷」<sup>28</sup>，並非華察輯本，而應是《盛明百家詩》本。

(六) 明華五倫輯，萬曆四十六年戊午(1618)序刊本，題《栖碧先生黃楊集》，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五倫(萬曆元年，1573—清順治二年，1645)，承業曾孫，幼武十一世孫，字永膺，號子虛，南京鴻臚寺序班。此本四冊，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卷上是五言古詩、七言古詩，卷中是七言律詩、七言排律，卷下是五言律詩、五言排律、七言絕句、五言絕句。補遺中彙錄諸體，凡三百首整，各卷均有卷目。卷端為長水孫弘祖撰〈重刻黃楊集序〉及〈彙鐫栖碧先生詩集原本序跋〉四篇，即二陳之集序、續集序、呂緯文之鈔梓引、俞貞木之後序，又存〈重刻黃楊集後語〉一目，此當為華察所撰者也，文闕。附錄為俞貞木〈栖碧先生墳志銘〉、張燾〈春草軒記〉、陳方〈栖碧軒記〉、劉衢〈題貞固春草第二軒〉，亦四篇。《四庫全書總目》有著錄，入〈集部·別集類存目一〉；清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亦曾著錄，卷內有丁丙題跋，及「四庫附存」、「丁氏八千卷樓藏書記」等印記，現藏南京圖書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即據此本影印。此刻多家圖書館有藏，《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續修四庫全書》所影印者俱為北京圖書館藏本。北圖藏本有幼武十二世孫華汝高在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閏五月分別於卷端、卷中空白處補錄的華察〈重刻《黃楊集》後語〉全文和〈喜幼子文韡遠歸〉、〈過鄒生〉、〈次韻答趙季文〉、〈遣懷奉呈東湖叔〉等七言律詩、七言排律各兩首。這兩種藏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都標注為「明萬曆四十六年華五倫刻本」。但是，著名版本目錄學家王重民先生卻稱此本是幼武仲子公愷即悰韡所輯，幼武十世孫與進所刻。其《中國善本書提要·集部·別集類》「《栖碧先生黃楊集》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條云：

是集有兩本，繁簡不同。一為幼武仲子公愷輯本，即此本是。一為玄孫守方輯本，凡六卷，今北京圖書館所藏澹生堂鈔本是。……此本為幼武十世孫與

<sup>28</sup> 錢基厚：《續修江蘇通志·無錫徵訪類稿·藝文志》(民國年間方格抄本)，頁41。

進所刻，諸家未道及，在公愷輯本中，亦罕傳之本也。<sup>29</sup>

另一位著名版本目錄學家傅增湘先生〈校淡生堂鈔本華彥清《黃楊集》跋〉也有類似的議論，云：

《黃楊集》三卷，《補遺》一卷，入《四庫存目》中，世傳者惟同治甲戌（十三年）其二十世孫翼綸重修本，……據翼綸跋語，稱其集始刻於元至正十一年，再刻洪武丁卯，其後隆慶戊辰、崇禎辛巳，又相繼重刻。嘉慶丙辰，族人宏源因板毀，又覆刻之，今所傳者即其遞修補之本也。……是今世所行者，為公愷初刻之本也，淡生堂所錄者為守方重輯之本，故相去懸絕乃如此也<sup>30</sup>

為辨明這個問題，先看孫弘祖〈重刻《黃楊集》序〉，曰：

余客子虛許兩年，習其門風，並習其祖先遺集，往往祈嚮。頃重刻翁集，屬余序之。夫碎金斷璧，自是王謝家物，而不有賢子孫，將無作堂前之燕乎？子虛致足多也。<sup>31</sup>

文中兩次提到子虛，表明此刻與五倫有關。再看五倫本人所作之〈黃楊集後跋〉。此跋未收入萬曆刻本中，而見於崇禎重刻本、嘉慶丙辰本、同治補修本、鈔本《黃楊集》及《華氏通四堠陽晴雲支宗譜》數書。跋云：

茲集先學士有手抄，吾曾祖少泉翁刻而藏之家塾。倫懼後之人不復睹其全也，爰覓原集，彙為四卷，授之梓人，與抄本並存云。<sup>32</sup>

由此可知，是本確係五倫所輯且刻。而與進為華察曾孫，五倫之族叔，字晉明，太學生，著有《繁祉堂集》等，因孫弘祖之序為其所書而廁名其間，僅此而已。故王重民先生之說係誤。但既是五倫輯刻，其後跋何以獨不見於此本，而反梓入後之重刊本？華察之後語，又何以只立其目，卻不著其名、不錄其文？此誠不可解者也。

（七）明華五倫輯，明崇禎十四年辛巳（1641）華允誠重刻本，題《栖碧先生黃楊集》，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此本付梓時五倫尚健在。允誠（萬曆十六年，1588—清順治五年，1648），幼武九世孫，字汝立，號鳳超，受業於武進錢一本、鄉先達高攀龍。天啓二年（1622）進士，歷官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協贊郎中事；

<sup>29</sup>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頁546。

<sup>30</sup> 傅增湘：《藏園群書題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卷16，頁817-818。

<sup>31</sup> 華幼武：《栖碧先生黃楊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3冊，頁170-171。

<sup>32</sup> 《栖碧先生黃楊集·附錄》（明崇禎十四年華允誠刻本），頁9b。

南明弘光立，起為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尋改驗封司，引疾歸；後以不肯薙髮殉節江寧。著有《春秋說》、《春秋三傳合刪》、《四書大全參補》、《管見象鈔》等，輯《高忠憲公（攀龍）年譜》，詩見《天啓崇禎兩朝遺詩》中。事蹟具《明史》卷二五八本傳、無錫錢海岳撰《南明史》卷一〇二本傳<sup>33</sup>、清汪琬撰〈華鳳超先生傳〉<sup>34</sup>及《東林列傳》、《明末忠烈紀實》、《南疆逸史》等多種史籍。此本亦四冊，半頁九行，每行十八字，北京圖書館藏本同此；復旦大學、暨南大學、遼寧省三圖書館亦有藏。今人杜澤遜撰、程遠芬編《四庫存目標注》作「半葉十行」<sup>35</sup>，誤。與萬曆刻本相比，增入華亭陳繼儒撰〈題黃楊集〉、華允誠撰、文寵光書〈黃楊集敘言〉、華察後語、華五倫後跋文四篇。陳繼儒題集曰：

〔栖碧先生〕以詩文垂世，厚積而發，代有聞人。自學士公遜傳子虛，文心慧業，世承風雅，將後序而傳之。余誦先生之詩，想先生之遇。先生以《黃楊》傳也，《黃楊》以子虛傳也。<sup>36</sup>

此題集作於「癸酉春日」，即崇禎六年(1633)之春，允誠上年六月以後方以劾溫體仁、閔洪學告歸，尚未有重刻《黃楊集》之議，且文中言不及允誠，當是應五倫之屬而撰。允誠之〈敘言〉則曰：

《黃楊集》者，九世祖栖碧府君詩稿。……是集也，子虛既梓行於萬曆之戊午，又重梓於今，一若三復而不忘者，其亦有戒心也夫。<sup>37</sup>

「子虛」者，五倫之號，「萬曆之戊午」者，四十六年也。此兩文足可視為萬曆本係五倫所刻之又一佐證。

(八) 明華五倫輯，清嘉慶元年丙辰(1796)華宏源刻同治十三年甲戌(1874)華翼綸詒穀堂補刊本，題《栖碧先生黃楊集》，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民國間，孫殿起曾經售過一種《黃楊集》，亦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無刻書年月，約嘉慶間承先堂刊」<sup>38</sup>，此或即嘉慶元年丙辰華宏源刻本。而《四庫存目標注》

<sup>33</sup> 錢海岳撰：《南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頁4848-4849。

<sup>34</sup> [清]汪琬：《堯峰文鈔》卷35，收入張元濟等輯：《四部叢刊》（上海：商務印書館，1929年），頁1-2。

<sup>35</sup> 杜澤遜撰，程遠芬編：《四庫存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卷51，頁2569。

<sup>36</sup> 《栖碧先生黃楊集·卷前》（華允誠刻本），頁4b-5b。

<sup>37</sup> 同前註，頁3b-4b。

<sup>38</sup> 孫殿起：《版書偶記續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卷13，頁208。

又載有「上海圖書館藏清咸豐六年（丙辰）承先堂重刻本，書名卷數同前本。王培孫舊藏」<sup>39</sup>。如咸豐六年丙辰承先堂確曾重刻，則兩本應為同一書板所印。但華翼綸〈續修《黃楊集》跋〉並未提到此次重刻，云：

《黃楊集》若干卷，為九世祖栖碧公所著，始刻於元至正十一年，谷陽陳方、吳郡陳謙為之序。逮明洪武丁卯，十世祖貞固公又續梓之。及隆慶戊辰、崇禎辛巳，族祖鴻山公、鳳超公相繼重刻之，各有弁言。以後屢廢屢鑄，殆非一次。嘉慶丙辰，族祖宏源公因舊板已毀，將原本付梓，以廣其傳。而代遠年湮，時有殘缺。同治癸酉（十二年），其曾孫繼塤恐其久而散失也，將板送存義莊藏之，因命梓人修其殘缺，以還舊觀。亦猶是宏源公之志也。<sup>40</sup>

嘉慶、咸豐兩刻皆為「丙辰」年，或許杜氏著錄有誤。以翼綸所述觀之，詒穀堂本正是他延請吳郡王雲泉將宏源所刻之原板修復後的重印本。北京及無錫等圖書館藏有此本。宏源（乾隆二十年乙亥，1755—嘉慶十九年甲戌，1814），名雲泉，幼武十四世孫，國學生，以長子珙誥封奉直大夫。繼塤（生卒年不詳），宏源嫡曾孫，字伯吹，國學生。翼綸（嘉慶十七年壬申，1812—光緒十三年丁亥，1887），繼塤族侄，字贊卿，號笛秋，道光二十四年（1844）恩科順天府舉人，由廣西軍功授江西永新縣知縣，累加知府銜，誥封中憲大夫，著有《荔雨軒文集》六卷、《續集》二卷、《詩集》三卷。此本亦四冊，半頁十行，每行十八字，同崇禎本相比，附錄又添加了真如〈貞固先生畫像記並贊〉、〈謁祠吟五言二首〉、華雲泉即宏源之〈跋〉，和華翼綸〈續修《黃楊集》後跋〉。真如之記、詩、雲泉之跋及劉衢之〈題貞固春草第二軒〉，俱同幼武與《黃楊集》無關，闖入於此似有乖體例。抑或出於對先祖的崇敬而輯錄遺文，則亦情理可原者也。

（九）明華五倫輯，鈔本，不著鈔者名氏，題《黃楊集》，三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二冊，白紙無格，半頁九行，每行二十字。卷內有「歙西長塘鮑氏知不足齋藏書印」朱記，知為清嘉慶十九年（1814）以前舊鈔，曾經著名藏書家鮑思詡、鮑廷博父子收藏。一九八八年無錫蕩口已故華開榮先生在蘇州購得，後歸其從

<sup>39</sup> 杜澤遜撰，程遠芬編：《四庫存目標注》，卷51，頁2569。

<sup>40</sup> 《栖碧先生黃楊集·附錄》（清同治十三年華翼綸補刊本），頁1。

弟華百順先生，二〇一〇年初搬遷時竟遭雅偷<sup>41</sup>，當尚存坊間。此本四卷，正文篇目與華五倫所輯之刻本無異，但比之萬曆戊午本多出兩文，一在卷端之末，為華察所撰後語；一在附錄，為〈《黃楊集》後跋〉，他書俱署「五倫」，惟此本落款「益禔」。檢《華氏履歷考·聽竹派一·西房》，載：「五倫，一名益禔，字永膺，號子虛。」<sup>42</sup>則益禔即五倫也。比之崇禎辛巳本，又少卻陳繼儒題集和華允誠敘言二文。若比之嘉慶丙辰本則差之更多。而鮑氏之前，四卷本《黃楊集》止此三刻，未聞有他。此本所據何本，抄於何時？實難論定。設或五倫本人或命人抄於萬曆戊午本之既刊，以補其未備，亦不無可能。其一，後跋乃其自撰；其二，落款「五倫」還是「益禔」，概任由己；其三，其後跋有云：「茲集先學士有手抄，吾曾祖少泉翁刻而藏之家塾。」則華察之後語在焉。而如係他人和後人所抄，諒不致擅改撰者之署名。是為明鈔，抑為清鈔？姑存疑於此，以待方家。

（十）民國華堂重編，存裕堂木活字本，題《黃楊集》，三卷。《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民國時期圖書總目》<sup>43</sup>有著錄。堂（生於光緒五年，約卒於1952年前後），幼武十八世孫，字叔琴，吳縣優附生。清光緒十九年（1893），堂之族祖鴻模在無錫縣西門外醬園浜開設宏仁堆棧。未幾，堂入宏仁堆棧為學徒，升職員、帳房，後出任總經理。光緒三十二年（1906）科考職二等，以典史簽分浙江補用，奉委嚴州府收發委員，旋改江蘇本省補用。民元後，歷任無錫市議員、商會會董、全國商會江蘇省幹事、江蘇省農會會員、省政務處幹事、無錫商埠局顧問。民國十年八月，與同邑其他五人當選為第二屆江蘇省議會議員，遂離開宏仁堆棧，邊從政，邊經營自辦的堆棧和絲廠。一九四九年後賦閒家居，在「三反五反」運動中自盡身亡。此本為線裝二冊，半頁九行，每行二十五字，詩仍三百首。少補遺一卷，卷內之詩則按體分插至上、中、下各卷，並刪除了一卷附錄。此唯一有異於明萬曆戊

<sup>41</sup> 二〇〇八年歲稍，我因應著者裔孫華仲厚、華人德先生之聘整理《黃楊集》，訪求各種版本。聞蕩口華百順先生藏有抄本，遂於二〇〇九年孟夏攜明末澹生堂鈔本和萬曆四十六年刻本，專誠登門對校一過，詳細著錄其版本，並相約秋涼後再去拍攝書影。後百順先生告知其舊宅行將拆遷，書已打包，囑我改期。孰料後在運往新居途中，裝有此書和其他線裝書的紙板箱不知所蹤。待多日後發覺，已無從追查。《黃楊集》校勘本已於二〇一二年一月年由蘇州大學出版社分線裝和平裝兩種版式出版。

<sup>42</sup> [清]華汝高輯：《華氏履歷考》（清抄本，藏無錫市圖書館），頁10。

<sup>43</sup> 龍向洋編：《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民國時期圖書總目》（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1091。

午、崇禎辛巳、清嘉慶丙辰、同治甲戌各本及鈔本者也。所以華堂自署「重編」，而不署重輯，不亦宜乎。

### 三

如上所述，《黃楊集》版次衆多，編輯與刊刻者幾乎一色為著者之後人，但就現存的八種文本而言，不僅其卷帙和詩歌多寡不等，而且詩句甚至詩題也異文疊出。

華棕韡手錄本是《黃楊集》最初的文本。其年代不會遲於洪武三十年(1397)，所錄之詩無疑皆本於著者原作。若以此本為基準去觀照其他文本，則不難發現，明末澹生堂鈔華守方所輯之成化本、華察所輯之隆慶本這兩種成書較早的文本基本接近於原作；而對原作做較大更改者，實始於華五倫所輯之萬曆本。因華察所輯之隆慶本為選本，除外。茲據另三種文本，分詩題和詩句各列舉數端，以概見之。

(一) 詩題異文舉例對照表：

明洪武間華棕韡手錄本	明末澹生堂鈔本	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
同元明德昭弟飲有感	同元明德昭舍弟夜飲有感	同舍弟夜飲
四月八日喜季父自江東歸	四月八日喜季父歸自江東	季父歸自江東喜而有作
過常州遊塘張祠有感	同左	遊塘張祠
中秋對月有懷莞軒師席	同左	對月懷莞軒
亂後與陳先生並諸弟夜飲	同左	陪陳子平並諸弟飲

(二) 詩句異文舉例對照表：

詩題	明洪武間華棕韡手錄本	明末澹生堂鈔本	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
山中初夏	山中當初夏，在在綠陰多。有地皆禾黍①，無家不薜蘿。江雲低②去鳥，沙雨亂新鵝。滿目幽居意，寧容俗駕過？	①「禾黍」作「桑柘」。	①「禾黍」作「松竹」； ②「低」作「隨」。



七夕薄陰時 悼亡有感	七香車子夜①相過，天上 人間事若何？雲意②卻③ 憐懷抱惡，不教揮淚見④ 明河。	③「卻」作「故」。	①「夜」作「憶」；② 「雲意」作「牛女」； ③「卻」作「似」；④ 「不教揮淚見」作「卻 將雲霧蔽」。
春暉堂	築得堂成昔①奉親，綵衣 芳樹②兩鮮新。及時花髮 春長在，介③壽杯深客過 頻。燕子簾櫳初著雨，菖 蒲几席④不生塵。蓼莪⑤ 一自⑥無顏色，漠漠⑦東 風草似茵。	②「芳樹」作「白 髮」；⑤「蓼莪」 作「藜莪」。	①「昔」作「為」；② 「芳樹」作「白髮」； ③「介」作「獻」；④ 「菖蒲几席」作「宜男 庭榭」；⑤「蓼莪」作 「韶華」；⑥「自」作 「去」；⑦「漠漠」作 「落日」。

由以上舉例表言之，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之詩題不同於前二本之處，或在隱去人名，或在隱去日期，或在隱去地點，或在隱去背景。這雖然在無損於題意的前提下使之略顯簡潔，但卻虛化了作品所蘊含的特定時空和氛圍，不利於正確解讀作品。至於詩句的異文數量眾多，範圍廣大，類型繁雜，上表所列僅示其一斑。這固然有修飾文辭和增益形象之功效。然則，詩為心聲，雖才分高下，文有雅俗，無不是真情實感之流露，且一代有一代之時習。個別字句的斟酌無可厚非，如此大面積的改動，不僅淡化了作品的時代風貌，也勢必會使作品偏離著者之本義。此舉實屬不可取。當然，這不能全歸咎於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之編輯者華五倫，因為他在編輯此本時，並未見到明洪武間華棕韉手錄本和明末澹生堂鈔本。最明顯的證據，是此本詩凡三百首，前者一〇八首中之三十九首，後者五〇四首中之二〇九首，皆未收入其中。依此推想，有些異文或許是他所據之文本在傳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但也不排除有些異文乃出於編輯者本人之手。

前文談到華棕韉手錄本曾幾度易主，光緒三十二年(1906)春，幼武十七世孫鴻模在懷芬書屋「敬觀」貞固公手書《黃楊集》時所題跋文，縷述「此冊之得失源流」，云：

貞固公之鈔約在洪武初，明代中葉失去，弘治八年乙卯，順德購歸，此一得也。明末又失去，流落在秦氏，崇禎十年丁丑由秦歸於燕超，旋歸鳳超先生，此二得也。鼎革後又失，族人孟超贖回，時嘉慶廿三年戊寅，此三得

也。咸、同間粵寇亂，又失，光緒初，笛秋又購回，此四得也。<sup>44</sup>

在收藏過此冊的華氏裔孫中，有兩位《黃楊集》的重刊者。一為笛秋，即華翼綸，他是重刊在先，購回在後。一為鳳超，即華允誠，據江陰朱選作於崇禎十二年己卯(1639)十二月七日的題識中，所說的此冊「始構於順德公，繼歸於燕超公，今則珍襲於鳳超先生」<sup>45</sup>之語，可以證明，允誠至遲在是年已從其兄燕超處取得了此冊。在此後至重刊《黃楊集》的將近兩年中，他有非常充裕的時間去利用棕韉手錄本，或是將其付梓，或用以釐正萬曆四十六年刻本，並增益所缺，使之回歸原作。可他並沒有這樣做，卻選擇了最省心的方式：直接將萬曆四十六年刻本付諸梨棗。其中之緣由，於史無徵，不敢妄加猜度。

<sup>44</sup> 華幼武：《黃楊集》題識（華棕韉手錄本）。

<sup>45</sup> 同前註。